

第十二章 宴

【一】

橘逸势从方才起就无精打采地喝着葡萄酒。

酒杯是琉璃杯。

他不时地盯着杯内满盛的红色液体，送到唇边，喝下一口后，又望向坐在垆对面的空海。

空海不知是否理解逸势想和他谈话的神情，径自专心沉溺在自己的思考之中。

他几乎未曾碰触过琉璃杯。

此处是胡玉楼——以胡姬招揽客人的妓院。

地上铺着波斯地毯。

壁上挂的画、房内摆的壶，也都来自西域。

琉璃杯——就是从西域运到长安的玻璃杯。

他们和刘云樵会面后，归途中，逸势提议到胡玉楼，空海和逸势现在才会成为座上宾。

大猴在途中和空海、逸势分手，打算去探看丽香暂居的道士家的动静。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……”空海低声喃喃自语。

这是那日从刘云樵口中听来的诗句。

也就是刘云樵的妻子春琴化为老太婆后，边唱边舞时的诗句之一。

空海将纸搁在炉上，盯着纸看，口中喃喃念着这诗句。

纸张上所写的正是老太婆唱出来的诗句。

空海一旁的玉莲，柔顺地坐着，面带微笑，随声附和空海偶尔回过神来时所说的话语。

方才坐在逸势一旁的牡丹，突然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一转眼就不见了人影。她离座已有一段时间。

逸势那无精打采的模样，大概和这有关。

“逸势啊，这真是好诗……”

空海陶醉般望着纸片。

这句话，空海已说过三次了。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逸势的回答和前两次一样。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
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
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
空海方才一直念的诗，是一首歌咏女性容貌的诗。

看到云想到你天衣飘逸，看到花想到你的容貌。

春风吹拂栏杆，降于花上的露珠，又是多么娇艳呀。

这般美丽的人，若不是在群玉山头邂逅，就一定在瑶台月下相逢。

诗句的含义，大致如此。

所谓“群玉山”，是传说中住着美丽仙女的山。“瑶台”也是传说中的宫殿，由五色玉建筑而成，也住着美丽的仙女。

总之，这首诗所歌咏的女性，容貌有如仙女般美丽。

“真是绝妙好词……”空海赞叹。

“什么？”逸势问。

“就是这首诗。”

“怎么个绝妙好词？”

“我说的不是用词巧妙或写得很好。这首诗不是以诗理写出，而是以诗才写出的。”

“诗才？”

“才华洋溢，是汪洋恣肆的才华，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的才华。这般的才华，怕是永不枯竭的。这位才子，大概光是饮个酒或赏个月，就能在一夕之间，如同讲话一般，连续不断写下这样的诗句吧。”

“你赞美得也太过分了。”

“若是普通之才，多少需要些理论，且几杯酒下肚，恐怕就写不出诗了。然而，具有这种才华的人，酒喝得愈多，诗兴愈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说起来，这像是在酒席之间随兴拈来就写成的一首诗。尤其‘云想衣裳花想容’这句，一般凡才，会不假思索地写成‘衣想云彩容想花’，看到你的衣裳就想到云彩，看到你的容貌就想到花朵。这首诗的作者却轻盈地用成倒装句，‘云想衣裳花想容’——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所谓花，指的是牡丹花吧。”空海说。

在空海之后稍晚的时代，日本称“花”，指的就是樱花。在中国的唐朝，“花”则指牡丹花或桃花。

“逸势啊，此人既然能够写下这种诗，就算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，也应当有人会知道才对。或许谜底很快就能揭晓了。”

与其说空海是对着逸势说话，毋宁说他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话又说回来，空海，牡丹到底跑哪儿去了呢？”

比起这首诗，逸势似乎更在意不见踪影的牡丹。因空海讲到牡丹花的事，他又想起了牡丹。

“牡丹说过，她也许知道作者是谁……”玉莲说。

方才，牡丹看了空海纸上那首诗一眼，若有所思地点头。

“我或许知道作者是谁，我去问问看……”

说毕，牡丹便退出房间。

“你心中有谱吗？”逸势当时问。

她回头说：“有一点儿。”

随即转身就走。

从她离席到现在，已经过了好些时候了。

逸势正闲着无聊，叹了口气。走廊足音逐渐靠近，牡丹进到房内。

“方才的诗，已经知道了。”牡丹明快地说，右手拿着一张纸笺晃动，“这是那首诗的后续部分。”

听到这话，空海眼神里闪烁着光辉。

“这实在太厉害了，让我看一下。”

牡丹边坐到逸势一旁，边答了一声：“好。”

就把那张纸笺递给了空海。

接过纸笺后，空海摊了开来。

逸势从旁探身，凑过头来看。

“清平调词”。

诗题如此写着。

所谓“清平调”，是唐国音乐曲调名。

加上“词”字，大概就是以清平调所唱的歌词。

“这首诗歌全部有三阙，听说空海先生纸上写的是第一阙。这里写的是第二和第三阙。”牡丹说。

“谁帮你写的？”玉莲问道。

“这等一下再说，先请空海先生过目吧。”牡丹也探出身子，望着那张纸笺。

纸上还残留着墨香，端正的字体写着两阙诗。

字体看来很眼熟。

不过，空海无暇去考虑到底是谁的字迹，先念了起来：

清平调词（二）
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

云雨巫山枉断肠。

借问汉宫谁得似？

可怜飞燕倚新妆。

清平调词（三）

名花倾国两相欢，

长得君王带笑看。

解释春风无限恨，

沉香亭北倚阑干。

纸上是这样的诗。

空海边念边说：“逸势，你看这首诗的辞藻多么华丽，到了这种地步，简直可以说是浪费才华。不过，再怎么浪费也不会枯竭，这也是一种才华啊。”

看来空海对这首诗作者的赏识，更胜诗歌本身了。

逸势约略能理解这首诗，因此也能明白空海话中的含义。

“好像诗人的才华，比诗句更打动你。”逸势说。

“也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不过，空海啊，你的说法，我听来有些嘲讽的味道。”

“听得出来吗？”

“听得出来。”

“逸势啊，你说得没错。说穿了，这是一首应酬诗。不过，虽为应酬而写，有才华的人写来，就不仅止于此。我本来认为对方浪费才华，事实却又不然。因为无论汲出多少水，才华之泉却永不干涸……”空海一边微笑，一边说着，“真不愧是大唐长安啊！竟然有这样的才子，轻轻松松就能写下如此的诗句。”

逸势对着发出此言的空海说：“对了，空海，认为‘浪费才华很可惜’的人，可能是因为没有才华吧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空海虽然无意岔开逸势的话，却还是换了个话题，“牡丹，这是谁的诗呢？”

“听说是个名为李白的人——”牡丹说。

“哦……”空海低声叫道，“原来如此。这是李白翁的诗呀？”

空海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，自顾自地点起头来。

当时，李白的诗尚未正式传入日本。

空海入唐时（八〇四），李白业已不在人世。早在此前四十二年（七六二），便在六十二岁时辞世了。

李白这首诗，在日本最早的记载，为宽平年间（八八九—八九八）藤原佐世所撰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中《李白诗歌行三卷》。就算这本书刊行于宽平初年（八八九），此时空海也早已不在人世。

那是空海死后五十四年的事了。

李白死后到空海入唐期间，日本遣唐使船曾两次出使大唐。

这些遣唐使船，多少或曾带了些李白的诗回到日本吧。稀世罕见的大文章家空海，入唐前也因此有可能读过李白的诗。不过，话虽如此，他说什么也不可能读到稍后唐国由魏颢所编纂的《李翰林集》和李阳冰所编的《草堂集》等别集里面的诗文才对。

空海对李白的认识，应该是入唐以后的事。

不过，彼时，李白的诗文尚未编纂成册，无怪乎空海不曾读过这阙《清平调词》。

但是，关于诗人李白的评论，他应该有所耳闻了，譬如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所记载的：

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

这样的文史知识，空海应该也有吧。

“原来如此，若是谪仙的诗，也就无怪乎了。”

空海望着纸张说。

谪仙，也就是被贬下凡的天上仙人。

这是贺知章对李白诗才的惊叹，将李白誉为“谪仙”，因而有此称呼。

“到底谁告诉牡丹这首诗的呢？”空海问。

“是白官人。”牡丹答道。

“哎呀！就是上次提到的白官人吗？”玉莲恍然大悟。

“白官人？上次你们拿他的诗给我看的那位吗？”空海问。

不久之前，空海和逸势来到胡玉楼时，听玉莲和牡丹谈起有位客人，经常要玉莲准备笔墨，以备写下像是诗的东西。

这位客人，姓白。

空海见过这位白姓客人所丢弃的纸张，纸张上写着诗文。

那可能是某长诗的起首，光看那几行，就可推测作者怀着满腔热情，绞尽脑汁想要完成这首尚未写成的诗。

“是啊。”牡丹点点头。

“原来如此，难怪觉得眼熟。”空海露出“若是这人会背诵李白的诗也不奇怪”的表情，喃喃自语。

“我看到这首诗时，想到或许白官人知道——”牡丹开朗地说，“刚好白官人要回去了，在他离去之前，我赶着把空海先生那首诗拿给他看。结果……”

接着，牡丹嗓音一变，模仿白官人的口气说道：“啊，这是李白翁的《清平调词》。”

“白官人，整首诗您都知道吗？”牡丹问道。

“知道。”

于是，牡丹就准备笔墨拜托如此回答的白官人，写下方才的诗。

“那么，白官人呢？”空海问。

“写完后就离去了。说是要到某处——”

“问过他这首诗是何时写的吗？”

“对不起。我漫不经心，并没想到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牡丹。只要能知道是李白的《清平调词》，就十分感激了。其他的事，我想可以自己去调查。”

“空海先生感到开心，我也觉得很高兴——”

“你们说过白官人是一名官员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大名是什么呢？”

“居易。姓白名居易。”

“白居易……”空海喃喃说道。

白居易，字乐天。

一年后，白居易以“白乐天”之名，发表长诗《长恨歌》，在长安诗坛声名大噪。

不过，此时的“白乐天”还只是个名为“白居易”、默默无闻的小官吏。

同时，空海也只是从东海小国——倭国来此的无名留学僧。

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。

空海看过这首诗的第一行，正是题为“长恨歌”，描述玄宗和杨贵妃爱恨故事的起首句，但空海还不知道此事。

白乐天，时年三十四岁。

沙门空海，时年三十二岁。

白乐天还是个把《长恨歌》构思深藏内心，正想一展才华于世人面前的无名青年。

而空海，也还是个念想理解宇宙之法，而来到长安的无名沙门。

不久之后，空海带回日本国的密宗体系，将成为日后改变日本宗教史的强大力量，这是当时在场的逸势连做梦也料想不到事。

只有空海，把这野心暗藏在自己心中……

【二】

“我要到马嵬驿。”翌日清晨，空海如此说。

“为何突然要去？”逸势大吃一惊。

逸势知道空海昨晚灯火未熄，不知彻夜在查些什么。

昨天晚上，空海和逸势知道《清平调词》的作者是李白后，早早就步出胡玉楼。

空海就此和逸势告别。

“我想去找些东西。”空海如此告诉逸势后，就不见了踪影。

等到空海回来时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正是暮鼓乍响，坊门即将关闭之时。

从外头归来的空海，胸怀鼓鼓地站在逸势面前。

仔细一看，原来空海衣怀中藏了不少文卷。

“怎么了？”逸势问。

“借来的。”空海轻松回道。

“借来的？”

“待会儿我得好好读读这些文卷。”

“全部吗？”

“全部。”

说完，空海饭也不吃，就躲到房里开始读了起来。

逸势就寝时，空海还在一旁的灯下翻读。

翌日清晨，逸势醒来时，空海早已不在房内。

他的床铺，也不像有人睡过的样子。

逸势走到房外，发现空海人在庭院里。

他站在牡丹丛中，正伸出手罩在其中的一株牡丹上。

太阳正从地平线上露出脸来，虽是晴空万里，阳光却还未洒进庭院。

寂静的夜气，仍然残留在庭院里。

逸势便是在庭院中发现了空海的身姿。

“空海——”逸势唤道，“你一夜未睡吗？”

“是啊，没睡。”

空海的声音清朗，完全听不出终夜未眠的样子。

“为什么不睡呢？”逸势走近空海。

“因为要读那些文卷。”

“读到天亮了吗？”

“读到天亮。”空海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你有些地方，真的不像一般人。”逸势目瞪口呆。

接着，空海就说出“要到马嵬驿”的话了。

“不过，空海啊，马嵬驿离长安不是还有一段距离吗？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

马嵬驿是位于长安之西约莫八十公里处的小镇。

与其说是小镇，不如说是村落。

空海为何要跑到那里去呢？

因此，逸势才会问“为何突然要去”。

“昨晚读了那些文卷，突然心血来潮——”空海说。

“文卷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李白翁的诗文集也混在其中——”

“李白这人简直是个鬼才。他的才气如狂流奔放，四处横溢，毫不吝惜。昨夜真是太兴奋了。不过，我不止读了这些。”

“还读了其他？”

“嗯。”

逸势以惊叹的眼神看着如此回答的空海，因为空海好像真的在一夜之间读完了全部文卷。

“发现什么了吗？”

“与其说发现，不如说是明白。”

“明白？”

“所以才会想到马嵬驿。”

“喂，喂，空海，快告诉我到底明白了什么？”

“就是《清平调词》的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已经明白那首诗是在何种情况写下来的。”

“听说是为玄宗皇帝和杨贵妃所写的。”

“正是。逸势，你听好——”

空海开始叙述。

李白在天宝二年（七四三）写下《清平调词》，也就是空海入唐前六十一年。

李白，时年四十三岁。

玄宗皇帝，时年五十九岁。

杨贵妃，时年二十五岁。

那正是长安城最为繁华之时。

道士吴筠推荐李白到长安，是前一年的事。

那也是杨贵妃集玄宗宠爱于一身的第三年。

那年春天，玄宗带着杨贵妃，到兴庆宫内东池之东的沉香亭。

沉香亭是出了名的牡丹胜地。玄宗打算和杨贵妃一起赏牡丹，而行幸至该地。

随侍同往的还有宫中乐坊。玄宗从乐坊中挑选出最优秀的梨园子弟，计有宫乐十六部，在沉香亭举行了宴会。

歌者是当时第一高手李龟年。

李龟年手持檀板，正要开口吟唱时，玄宗却伸手阻止了他：

“在佳人之前，欣赏着如此美丽的花朵，何以尽唱些陈旧的老歌呢？”

总之，玄宗的意思，是要众人为杨贵妃写下新歌词在此高唱，这宴会才显得出价值来。

这当是脱口而出的即兴之言。

然而，脱口而出也罢，即兴之言也罢，这可是出自皇帝的金口。

于是，李白奉诏觐见。

也因此，那位还在宿醉昏睡中的诗人，如此这般突然就被召进宴会来了。

李白的才华，充分满足了皇帝的即兴之言。

对这位天才诗人而言，这不过是即兴游乐而已。

然而，在这即兴游乐里，李白却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“可以先给我一斗酒吗？”

急忙赶来的李白，大概先说出如此的话吧。

在皇帝和贵妃面前，李白悠然地喝下了一斗酒。

其间，李白的诗句便已构思好了。

虽说构思，也只是开头的一两行。

只要构思出起首一两行，其他的就无所拘束了。

一斗，就是十升。

喝完酒抬起头时，李白已经构思完成。

这时候，墨已磨好，笔也准备好了。

李白自信满满，左手持金花笺，右手握笔，不假思索，即席写下了三阙诗。几乎是一气呵成。

当时写下的，就是三阙《清平调词》。

李龟年就着新词，吟唱出这首歌。

杨贵妃的美丽，雍容华贵地表现在才华洋溢的歌词之中。

这真是天才诗人李白大展身手的时刻。

不过，李白后来却也因这组诗而被逐出长安。

这位临时加入宴会的李白，自来到长安之后，很快就博得玄宗的优待。但是，有人对此事却感到很没趣。

此人正是高力士。

高力士是玄宗极为宠信的宦官。

沉香亭宴会上，李白借着醉意，要高力士替他脱靴子，且是在玄宗眼前。

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
高力士后来曾批判这位天才诗人的《清平调词》。他说：“这组诗

中，李白将杨贵妃比拟为出生贫贱，最后沦为平民还自我了断生命的赵飞燕。根本是有意轻蔑贵妃……”

这当然是“莫须有”的罪名。

然而，正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，李白被赐黄金后，随即被驱逐出长安。

那是天宝三年——就是李白写下《清平调词》翌年的事。

空海简短地把事情的前后对逸势叙述了一下。

“原来……”逸势似懂非懂地答道，“但是，空海啊，虽然李白翁的事情明白了，这和马嵬驿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空海只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。

“喂，空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卖关子，赶快告诉我啦。”

空海再度朝着逸势露出微笑，然后说道：“逸势，因为杨贵妃的坟墓就在马嵬驿啊！”

第十三章 马嵬驿

【一】

春天的原野。大地萌生一片淡绿。

大地之中，到底有多少力量在沉睡着呢？

这股力量，每天都从大地表面渗出，且以淡绿的姿态呈现出来。

街道两旁，种着柳树。柳枝迎风摇曳。

春天已经到来。

吹过原野的风，带着青草的芳香。

街道两旁，也夹植着桃树。那艳丽的桃色，让空海和逸势百看不厌。

两人徒步而行。

离开长安，这已经是第二天了。

空海和逸势，目前来到距离马嵬驿还有一里¹的地方。

马嵬驿有杨贵妃的坟墓。

1 一里，五百米。

杨贵妃，姓杨名玉环。

杨玉环出生于唐开元七年（七一九），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么女。自幼父亲就去世，过继给叔父杨玄璈当养女。

开元二十二年，十六岁之时，成为当时玄宗皇帝第十八皇子寿王李瑁的妃子。开元二十八年，二十二岁之时，受玄宗皇帝宠召。

对李瑁而言，亲生的父皇玄宗横刀夺走自己的妻子。

那时，玄宗已五十六岁。

玄宗对于抢夺儿媳这事，大概也有些顾忌吧，因此曾经让玉环出家为“女冠”¹，暂且远离世俗，并赐名“太真”。把玉环召进宫中，则是三年之后，天宝二年的事。

天宝四年（七四五），二十七岁的玉环，正式受封为贵妃。

已厌倦政事的玄宗，一颗心早已被玉环——杨贵妃所夺，唤贵妃为“娘子”，给予她相当于皇后的待遇及权力。

受到如此待遇的，不止玉环本人。

杨氏一门都名列高官，并与皇族通婚。三个姊妹，分别受封为韩国、虢国、秦国夫人，族兄杨钊则被赐名为“国忠”。

这位堂兄杨国忠，发挥了本身的财务禀赋，在宰相李林甫死后，握有宰相实权。

杨氏的大宅邸，墙瓦连接，竞相奢华。跟随行幸之时，各家衣饰齐一，组成惹人注目的显赫队伍。

杨氏女眷，穿着华丽的胡风长裤裙，脚履西域长靴，策马而行。

杨氏一门的荣华富贵，引来许多人的反感。

1 女冠，女道士。